

# 永樂大典

卷一萬一百十六

#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十六

二紙

旨

## 樞密都副承旨

文獻通考五代有承旨副承旨以諸衛將軍充親仁清為樞密副承旨周祖用之兵

之數及將後名氏今取薄本視之仁清曰臣悉能記之遂口占以對無一差誤宋太平興國中以楊守一充都承旨都承旨自守一始也是時都承旨副承旨多用士人真宗後稍稍選用史入歐陽脩建言請復舊制不充行熙寧二年始以東上閭門使李誣為樞密都承旨李誣為之副不用院吏而更用士人自誣始也續會要初評受令文潞公為樞使以舊制見不為禮評許於上命檢故事不獲乃詔都承旨副承旨見樞密使副並如閭門使禮熙寧五年以尚書比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曹孝寬為起居舍人充史館修撰兼都承旨先是或用士人亦止於右職中選用文館兼領自孝寬始也元豐三年用張誠一為客省使都承旨自是都承復用武臣元祐中復以文臣帶待制充都承旨禁中職事至崇寧以後則

水樂大典卷一萬一百十六

一

專用武臣矣。四朝志紹興二年樞禮部侍郎趙子晝充徽猷閣待制益院都承旨自改官制後除文臣自子晝始。十一年卒建炎四年高宗在會稽以武臣辛宗道為都承旨頗用事紹興元年十二月辛宗道既死乃詔依元祐職制置都承旨一員並差兩制為之然但聞一二入而已淳熙中王朴久用事孝宗惡焉遂復用士人宋會要五代樞密有承旨以諸衛將軍充閩朝始有樞密都承旨副承旨又別置諸房副承旨也宋史百官志副都承旨掌承宣旨命通領院務若便殿侍立閱試禁衛兵校則隨事敷奏承所得旨以授有司蕃國入見亦如之檢察主事以下功過及遷補之事都承旨舊用院吏迄遼熙寧三年始以東上閭門使李誣為之又以皇城使李綬為之副更用士人自誣始是月詔都承旨見樞密使副如閭門使禮五年以同脩起居注曹孝寬兼都承旨參用儒臣自孝寬始元豐四年客省使張誠一為都承旨復用武臣自誠一始元祐初復以文臣為都承旨其後以待制充元符三年王師約為都承旨左司諫陳瓘言神考以文臣為都承旨其副則參用外戚武臣之可用者今師約未歷違任擢置樞密僕文臣之位甚非神考設官之意至崇寧以後專用武臣寔炎四年高宗在會稽以武臣辛宗道為都承旨頗用事紹興元年道宗既死乃

# 永樂大典

卷一〇一一六

詔依元祐職制都承旨以兩制為之如未曾任侍從之人即依權侍郎法又或加學士待制修撰貼職乾道初再用武臣自張說始淳熙九年都承旨復用士人自蕭燧始副都承旨文武通除樞密副承旨一員帶御器械四員承旨選橫行充與從官都承旨同侍殿中分傳密旨為武臣之清要御帶分直禁庭內宿直食在崇政殿門內職居嚴邃多任國戚及內侍兩省押班亦兼領或有邊功優異間除外官就領兵職於三路為武臣之榮遇也。元豐改官制後常用武臣張本一為本旨自後都承旨間用武臣云宋胡寅斐然集郭執中樞密都承旨制朕以世雖未復軍政是脩晚任大臣分典內樞之地乃選良士入參宥密之職俾義務之與聞實嘉謀之有賴久虛厥位必惟其人具官某氣果而才通識明而論辨蚤周旋於塞上更事已多晚諮詢於軍中臨機輒應挺忠誠而自竭當勤勤而固辭其次對於西清以近承於中旨尚詢黃髮勿云旅力之愆益罄丹心思佐戎永之烈鄭獬郎溪集樞密承旨左監門衛將軍任承睿可樞密都承旨制朕舉天下之機事統之西府而諸曹就列必有属長以奉乎旨命以汝持身蒞職稱為廉敏殆歷三朝至于耆艾閱其勞舊宜有以序遷舉寵之澤爾其祗服無怠可汪藻浮溪集樞密院主事王露可兵房副承旨制

機宜。號稱周密。肆虜命典戎監導。百樞庭。滿其討軍實而申嚴之。以輔予修攘之政。往祇譽命。益務蠲蒸。周麟之陵集陳。正同除敷文閣待制樞密院都承旨。右府本兵之地。惟長貳總秉諸事。為朕腹心。若時屬僚寄委咸重。奉承密命。必用從臣牘而不除。十數年于茲矣。朕今得世濟之彦。拔其才而用之。具官某直亮多聞。得於家學。持論據正。亦克似之。賜環來歸。既陟汝于禁路。兼寓幾省。罔不惟職業之思。朕方橐弓載戈。以常德立武事。如滿明睿允。宜在廷內。閭陞華鴻樞稟務。併以授汝。徃其欽式。劉後村集陳鑄除祕閣修撰樞密副都承旨制。自改官制以來。導旨官不必備。顧今甲兵之間。猶至廟堂科瑣日不暇給。然則都副並置。亦集思廣益之義。爾明而恕。故論主正平介。而通故事。無凝滯。歷仕東西二府。與聞軍國大議。親密於州。平幼卒彌縫之義。弘矣。索虜垂盡。侵疆來歸。朕欲及閑暇之時。講修攘之政。爾雖已列九卿。其以論撰亞太尉。掾幕時惟侍立可咨訪。邊機惟同堂合席。可籌度也。方將引爾自近。繼有殊擢。可洪父安公集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廩虞御除。樞密副都承旨制。樞庭分屬副承審。命武者之高選也。朕未嘗輕以授人。曠位不除。蓋十餘年。今始得之。其官某氣略。自將濟之。以敏。四臨遠郡。習知邊璣。而安靖之政。達於朕聽。茲命。

地親惟時處榮徃其祇服可 貢德明任承睿可都承旨制 勅真官集  
等樞省之府所承稟而宣行者皆禁密之命必求謹厚之材乃可備於陪  
屬以爾等有恪愿之資加肅給之敏麗名機務實唯勞舊按其資歷擢德  
綱領勉思勤盡尚副褒寵緣魏公集樞密院兵房主事李景先可吏房副  
承旨勅 具官某宥密之嚴地均公府丞史之任職專史門雖曰次遠尤  
為遠擇以爾首公勤辨在事謹廉嘉積久於勤勞當進職於曹務益宜欽  
慎思對恩榮可察端明集張繼渥承旨 勅某今發以材敏屬麗樞庭積  
延歲月之勞益敦夙夜之惰進承旨命特示寵榮祇荷恩逮愈罄誠志剴  
元城盡言豪謝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授臣寶  
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仍改賜章服者參斗極之要職加奎文之秘閣  
仍綉命服入侍彤墀并荷恩榮靡容遼避臣某中謝切以鴻樞設脣參密  
首以致嚴明主慎徵擇士人而竝用兼綜疆隅之務與聞帷幄之謀宣得  
時髦共經常武伏念臣稟資固陋涉世迂踈覩達景運之興獲躋衆賢之  
後雖書麟閣初蒙二聖之知掌諫讐驚臺旋玷七人之列誓殫愚直罔恤怨  
仇越無補來之功僕有負薪之疾方圖致位復俾代言擢躋清切之班是  
為殊渥自視某寡之學安可冒居力丐真袒幸蒙俞旨宣謂歷時之未外

水樂大典卷一百一十六

29

遠聆誤寵之荐加既累貢於忱辭敢再叨於成命。已裁奏情必踐前言惠  
遇制函易寘樞莞雖需章之疊上終渙汗之莫回。亟勉奉承啓居愧畏伏  
警臣昔避詞掖而今則難受未踰旬浹繼奉詔除臣敢不益勵操修慎思  
職業消埃自効少逃戶祿之譏本末不渝期盡立朝之節臣無任。鄭剛中  
北山集謝除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來人玷清曾宜招大慶遠移  
要地仍冠華胥識睿獎之優隆撫微躬而震越中謝竊以國有二柄古列  
鴻樞事分五房均承上制爰自熙寧而後始參用於士人故茲承旨之員  
或旁兼於史館誠以斗極執化元之奉機廷為宥密之親拱侍天墀躬聆  
帝訓宜求洵直克用稟承而况西清寶棟之崇實仁廟宸章所秘服是遂  
嚴之職並為儒雅之流無以授人誰宜蒙者伏念臣性資愚下學範淺兼  
觸事多艱漸覺桑榆之向慕戴恩甚重常如山嶽之在顛念從召用而來  
誤被賤知之寵超騰省戶擢副臺端觀祕書者頃嘗一年奉典禮者今亦  
踰歲半無善狀可穆師言荐拜鴻私惟知感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照臨  
如日復胃法天獨運乾剛德六師而並用大修機政開二府以兼牧圖回  
不世之功盡革累年之弊茲所選任宜先俊良夫何庸遺之才亦在訪咨

之數臣不周旋體國恪檢持身雖懼踰愚無補樞機之密警廢頑頃少酬造化之功臣無任辭免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劄子五月八日准

尚書省劄子三劄同奉聖旨除臣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切以侍郎分曹治事其選高矣而密承上旨者其職為尤重階官辨秩為等品已貴矣而陞華內閣者其資為甚崇兼以付之則朝廷委用之意蓋自可見而且稟資駕下賦性愚蒙怙恃已無雖有一意事君之願而筋力向暮實懷十駕難及之憂胃昧以居愆尤將至伏望聖慈收還成命別付劉元城盡言藁論范育除樞密都承旨不當狀右臣竊聞朝廷除范育為樞密都承旨按育作知河中府有缺行嬖人預事干撓刑政子弟失教閨門不肅魄聲顯著流聞道路君臣之間不可言者使育實負過人之才義難終實宥密臣恐修繫之士耻與比肩流蕩之徒無所懲戒甚非所以稱陛下旌別淑慝長育人材之意伏望聖慈深賜省察罷育新命以允公議辭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狀右臣今月初六日准閣門告報伏蒙聖恩除臣寶

永樂大典卷二萬一百十六

五

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仍賜紫金魚袋者等膺嘉惠尤切震驚伏念臣近被寵靈進直西掖方茲避免未奉俞音重忝詔除陞華廷閣俾承密旨仍賜服章恩數便蕃職事清近願臣愚陋何以克堪伏望聖慈洞鑒由衷之言特報行己之命庶安私分不累公朝再辭樞密都承旨狀右臣近嘗具奏乞寢恩命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才微任重私分難安幼薄食浮公言可畏實欲量能而受職非敢苟與以沽名兼臣有男與同知樞密院韓至懇再請天聽願收溴汗之恩垂許循牆之避回謝除樞密都承旨狀公忠彥之女項從幼稚寄約婚姻雖未行聘問之儀恐亦涉妨嫌之迹輒傾右某啓近奉誤恩得承密旨辭不獲免受以為漸耽圖雅眷之隆遠辱華殿之既襲稱溢美期待過情感愧兼深名言曷諭董霑傑先生集代謝辛承旨啓吳門假道寧奉愚懃之微臨汝分符獲伸故舊之好未修誠於記室先孫吳登得聲於梁楚當啟示縱擒之妙壽算無遺賦詩有競病之工服流可尚行後宴中之守益傷堂上之奇顧惟無似之蹤尚冀包羞之賜即諧良覲預慰渴懷劉公是先生集永興到任謝宋承旨啓右某啟肅肅將命書臨署史績貌是空疎之質寄以會繁之區方地數千連城累百內修民社

# 永樂大典

卷一〇二六

之政外摠戎之機，偏俛事為經營，分卷方非其任。智不造心，此蓋某官雅懷，井容餘論推假，不遺三益之素使就一麾之安願，恐非才終無云。補

冀因德輝之及，猶有恭月之成，方阻披曠馬勝銘向元陳剛中詩冰音樂山唐公八月十二日宴于其第以詩奉呈

聖代開皇極恩波雨露沾萬

生嵩嶽佐載叶渭川占社稷千齡會衣冠五福兼朱絃新律呂黃石舊韜萬軸鄰侯藏山色秋凝壁煙光盡捲簾金鑾辭東燭玉鉉待調鹽大匠規模遠宗工號令嚴王臣躬參君子德謙謹此日鳴朝鳳清秋近夜蟾昇簪環枝傍寶臺出相織北海賓長滿東山妓未厭車聲闌綉戶花影舞未簷樂章追靈運憂當後仲淹願施經濟具天下待鍼砭承首野莊董公殊勲清節孚聞之縉紳紀以八詩 盡府旣常榮世勲一門忠孝氣凌雲

衣冠盛事誰堪比漢後元間萬石君 鐵馬長驅棧路高捷旗飛渡大江濤漢南煙柳蓬婆盡猶識園花舊戰袍危從破大理雲南已未飛渡為先

封首奏捷功手分恩露沾雙春滿棠陰大有斂二十年間如昨日兒童猶誦衛州碑為衛州總管有惠政郡人劉石誦德正色驚行第一人尼言

水樂大典卷一〇二六

六

耿耿肇朝坤志州不負平生學曾為皇家去佞臣盧世榮將改法公正包折之語送至黑房冤我相看險誰知偃月蓄機深九重光舜明如日獨照生來鐵石心鄭公已拜大司農從捧詞林詔墨濃自是玉皇香案吏仙班合領六鰲峯不負朝廷七十年棲臺無地禍蕭然清名當與溫公善只欠河南二項田 萬卷青燈味道腴苦心欲探魯鄧餘朝回立馬天衢上又典春衣買異書宋蔡耕浩歌集念奴嬌詞寄仙巖辛承旨 碧梧轉影正露冷天高涼生襟袖此夕清輝誰信道使已居然如畫玉斧重橫臂金初啓萬里寒光透將軍高會翠幕爭勸樽酒遙想地近仙丘碧山高處引手攀星斗醉屬姮娥惟但願月與佳人長久羅復銀鞍雨拋金甲贏得詩千首掀髯一笑此懷人解知否殿前承旨蘇易簡翰林志舊官名號前承旨武臣下列之稱及蘇易簡拜學士承旨太宗以得混雜改殿前承旨為三班借職南廊承上日馬明叟寶齋錄伍代江南林仁肇建陽人兄臨濟宗上僧仁翰為福州王延義內兄謂之南廊承旨傳洪覺範曰汾陽招禪師示衆曰先聖云一句語須具三玄一玄中須具三要阿邪箇是三玄三要底句快會躬好各自思量還得應當也未古德

已前行脚聞一箇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卧不安大急決擇宣  
將為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脚  
不為遊山玩水者州府奢華片承口食皆為聖心未通所以驅馳行脚決  
擇深奧傳唱教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為靖拂心燈紹隆祖代興崇聖  
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不忘先述如今還有商量者麼有即出來大家商  
量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答曰汝是行脚僧又問如何是辨衲僧底句  
答曰西方日出卯叉問如何是正令行底句答曰千里持來呈舊面又問  
如何是立乾坤底句答曰北俱盧州長瘦米食者無嗔亦無喜師曰只將  
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汝出來驗得了也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  
答曰嘉州打大像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答曰陝府灌鐵牛問如何是學  
人親切處答曰西河弄師子師曰若人會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論  
在一切須薦取不是等閑與大眾頌出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  
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還會麼恁麼會得不是性躁衲僧  
作麼生會好又舉三玄語曰汝還會三玄底時節麼直須會取古人意旨  
然後自心明去便得通變自在受用無窮喚作自受用身佛不從他教便  
識得自家活計所以南泉曰王老師十八上解作活計僧便問古人十八

喝僧臨濟還有賓主也無。答曰。賓主歷然。師作偈曰。兩堂首座總作家。其中道理有分爭。賓主歷然明似鏡。宗師為點眼中花。無盡居士謂余曰。汾陽臨濟五世之嫡孫。天下學者宗仰。觀其提綱渠渠。唯論三玄三要。今其法派皆以謂三玄三要。一期建立之語。無益於道。但於諸法不生異見。一切平常即是祖意。其說是否。余曰。居士聞其說。曉然了解。寧復疑汾陽提綱乎。曰。吾固疑而未決也。余曰。此其三玄三要之所以說也。所言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者。一切衆生。熱惱海中。清涼寂滅。法幢也。此幢之建。譬如塗毒之拔。過之則聞者皆死。唯遠聞者後死。若不橫死者。雖聞不死。臨濟無恙時。興化三聖。保壽定上座。華嚴而死者。今百餘年。猶有悟其旨者。即後死者也。而諸法派謂無益於道者。即不橫死者也。祖宗門風。壁立萬仞。而子孫畏之。喜行平易坦塗。此所謂法道陵夷也。譬如衣冠儒孔孟弟子。而毀易繫辭。三尺童子笑之。臨濟但曰。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而已。初未嘗目為句中玄。意中玄。體中玄也。古塔主者。悞認玄沙三句為三玄。故但分三玄而遺落三要。叢林安之。以為非為可太息焉。沙曰。真常流注為平等法。但是以言遣言。以理逐理。謂之明前不明後。蓋分證法身之量。未有出格之句。死在句下。若知出格之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六

八

量。則不被心魔所使。入到手中。便轉換落落地。言通大道。不坐平常之見。此第一句也。古謂之句中玄。回機轉位。生殺自在。縱奪隨宜。出生入死。廣利一切。遁脫色欲。愛見之境。此第二句也。古謂之意中玄。明陰洞陽。廓周沙界。一真體性。大用現前。應化無方。全用全不用。全生方便。喚作慈定之門。此第三句也。古謂之體中玄。浮山遠公亦曰。意中玄。非意識之意。古不足道。遠亦迷倒。余不可以不辨。無盡頌之。又曰。吾頂見謝師直。得吳僧簡程者。有大知見。親見慈明。蓋是真點。胃陽岐道。吾之流亞。接人多舉。汾陽十智同真願。遂聞其說。余曰。十智同真與三玄三要。同一關捩。汾陽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縉縈不分。不能與人天為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斷故空不可擊。半空的俱微。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真智。五同漏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云。與什麼人同得入。與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什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什麼同漏普。何人同真智。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處。點得出者。不落慈悲。照不出者。未有參學眼。在切須併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

今此法門叢林怕怖不欲聞其名。何以言之。諸方但愛平實。見解執之不行。唯欲傳授不信有悟。借使汾陽復生。親為剖析。亦以為非。昔阿難夜經行。聞童子誦佛偈曰。若人生百歲。不善水潦鶴。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阿難就教之曰。不善諸佛機。非水潦鶴也。童子歸白其師。師笑曰。阿難老昏矣。當以我語為是。於今學者之前。語三玄十智。旨趣何以異此。於是無盡嗟咨曰。然其旨趣。豈無方便。余作偈曰。十智同真面目全。於中一智是根源。若人欲見汾陽老。擘破三玄作兩邊。又問四種賓主。亦臨濟建立法門乎。余曰。三世如來諸代祖師。歛出凡聖。情見之鑑鏡。非止臨濟用之。如龍山本見馬祖。洞山价禪師初遊方與審師伯者。偕行經長沙龍山之下。見溪流菜葉。价回瞻峯巒深秀。謂審曰。箇中必有隱者。乃並漢而進。十許里。有老僧庵甚。以手加額。呼曰。此間無路。安策何自而至。价曰。無路。且直。卷主先住耶。此山先住耶。曰。不知。价曰。為什麼。不知。曰。我不曾人天來。价曰。得何道理。便僱住山。曰。我見泥牛闖入海。直至而今無消息。价即詫卷主。卷主自何而入。曰。我不曾喝水。价曰。卷主住山幾許時。曰。春秋不淹。价曰。卷主先住耶。此山先住耶。曰。不知。价曰。爲什麼。不知。曰。我不曾人天來。价之下而拜之。問如何是。主中賓曰。青山覆白雲。又問如何是。主中主曰。長年不出房。又問主賓相去幾。何曰。長江水上渡。又問賓主相見有何吉說。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六

九

曰。青風拂白月。你再拜求。未上老僧笑曰。三間茆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作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於是自焚其菴。深入層峯。其後价住山間。僧何者是汝主人。公對曰。境祇對者。价仰而咨嗟曰。此所謂馬後驥前事。奈何認以為自己乎。佛法平沉。此其兆也。客中主尚未明。況主中主哉。僧曰。如何是主中主。价曰。汝自道者。曰。道得。即是客中主。如何是之識。韓信豈有法哉。而价公之論。如崔光之立朝。進止亦有津度。嗚呼。後生之不見古人之大全也。必矣。价亦置主中主于宥中可疑也。余嘗至臨川。與來世英遊。相好。俄上藍。長老者至。上藍謂世英曰。覺範聞工詩耳。禪則其師猶錯。矧弟子耶。世英笑曰。師能勘驗之。子上藍曰。諾。居一日。同游硃山。饭于逆旅。上藍以手畫接。謂余曰。經軸之上。必題八字。是何義。余亦畫圓相橫。一畫曰。是此義也。上藍愕然。余為作偈曰。以字不成八。不是法身語。著無邊。閉衲僧對面。不知名。百衆人前。呼不起。上藍歸舉似世英。世英拊子曰。孰謂詩僧也能識字。義乎。因同者汾陽作犢牛偈曰。有頭無角。寔堪嗟。百劫難逃者。作家。凡聖不能明。得畫現前。猶免有些些。余謂世英曰。此偈又余字義之訓詁也。世英問余華嚴經曰。此目捲人執善財手。即

# 永樂大典

## 卷一〇二六

時善財自光其身，住十佛刹微塵數世界中。到十佛刹微塵數諸佛所見被佛利及其衆會諸佛相好。種種莊嚴。乃至或經百千億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劫乃至時彼僧行善財童子手即時自光其身還在本處此一段義何以明之。余曰皆象也。方執其手即入觀法之時見自他不隔於毫端始終不移於當念及其放手即是出定之時。求明日是知不動本位遠近之利歷然一念靡移。延促之時宛僉世尊善以蓮為譬而世莫有知者。余特知之。未蓮方開華時中已有子。子中已有蕊。因中有果。果中有因。三世一時也。其子分布又會屬焉。相續不斷。十方不隔也。又問法華經曰世尊深妙觸處皆聞超越聖凡。則其古廣長高出梵世。此說如何。余曰此殆所謂隨語生解。非如來世尊之意。鴻山曰。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佛而學者不能深味此語。苟認意度而已。譬如衆盲摸象隨其所得。是故蒙偏為尾為蹄為要為牙而全象應矣。般若經曰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者真常也。非凝然一物卓然不變壞之真常也。古相之至梵世其可以情求哉。唐僧玄奘至西竺見戒賢論師。賢時已一百六歲。衆所宗向號正法藏。奘脩敬訖。賢使坐間從何來對曰從支那國來。欲學瑜伽等。

### 水樂大典卷一百一十六

十

論於是賢流涕呼弟子覺賢。指以謂曰。我前所夢何如。弟子謂奘曰。和尚三年前得疾危甚。如人以刀割其腹。欲不食而死。夜夢男子身金色。曰汝勿自厭其身。汝昔作貴近多害物命。當自悔責。自盡何益。有支那國僧來此學法已在塗矣。三年當至。以法惠彼。復流通汝罪自滅。我受殊室利也。故來曉汝耳。和尚疾損已三年而聞黎果至。前夢有徵也。余涉世多難。蓋其風障。聞曼殊室利之言。以法惠人。則罪自滅。故有撰述佛祖旨訣之意。欲以惠人而自滅風障耳。非有他求也。

## 黃梅意旨

宗門統要六祖能大師。因僧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不。師云。我不得僧云。和尚為什麼不得師云。我不會佛法。汾陽昭代云。方知密旨難傳。翠岩芝云。會得即云頭。不

會得即三首。作麼生。便有出身之路。徑山果云。還見祖師麼。若也不見。徑山與你指出。芭蕉芭蕉。有葉無丫。忽然一陣狂風起。恰似東京大相國寺裏三十六院東廊下。壁角頭王和尚破袈裟。畢竟如何歸堂喫茶。因測其旨頌古聯珠東京惟

噫去世未三十年謬妄者傳習若此良可傷哉因而成頌知師者可同味  
馬海印信曰主賓相見展家風問答分明箭挂鋒伸手問君如佛手鍊  
關金鑽萬千重徧參知識扣玄微偶爾相逢話道奇我脚伸為驢脚問  
平生見處又生疑莫堆相逢不相識宗師須是辨來端鄉關風月俱論  
畫却悶生緣道却難湛堂準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上人間希有直統總  
不恁麼也似加上著扭我脚何似驢脚奉為衲僧拈却昔年有病未痊如  
今又遭毒藥若問生緣真俗氣生緣斷處墮無為二塗不涉如何也八十  
婆娑學畫眉普融平曰我手佛手十八十九雲散月圓癡人夜走我脚  
驢脚放過一着龐老武離青平木杓人人生緣北律南禪道吾舞笏華  
亭撐船玄關將多意氣手不執寸鍊兵不用一騎八變與四夷太平皆  
坐致困財桑陰春日斜騰騰不識今何世上方蓋曰我手何以佛手從  
來有衫無袖有時閑向人前不覺露出雙肘我脚何似驢脚寒來須要  
襪著莫教踏著泥水和鞋一時失却人人有箇生緣何須盡要渠原若  
問老僧生處荔枝香滿南園南堂興曰我手何似佛手爐鞴鉗鉗箒  
曾烹紫磨金盤光射七星牛斗我脚何似驢脚白刃紅旗閃爍坐斷百  
戰場中妙闘六韜三畧人人有箇生緣視聽俯仰折旋項戴案中之物

###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十六

士

遵從閻外威權圓悟勤曰我手何似佛手隨問拈花折柳忽然摸着地  
頭未免遭他一忌我脚何似驢脚趙州石橋暮杓忽若藥起皮鞋崩倒  
三山五岳人人有箇生緣蹲身無地鑽研若也眼皮逆綻應他桶底別  
穿龍門遠自佛手驢脚生緣黃龍元無此語直饒恁麼知之我儂未敢  
輕許奉報四海禪人第一不得錯舉佛心才曰佛手驢脚生緣落處便  
是乾坤重重無限樓閣婢指入者無門驢脚生緣佛手打透上頭關捩  
脫却泥水布棍直下心空及第生緣佛手驢腳為君一體拈却坦然坐  
致太平猛將謾誇謀畧道場如日扣關豈是丈夫兒驢脚生緣問阿誰  
佛手展開無處用太平基業各豐滋白楊順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  
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潭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下邊灘正堂辨  
辰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項圓大  
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潭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下邊灘正堂辨  
辰北斗我手何似佛手黃龍鼻下無只當時所見額頂至今百拙千醜我脚  
何似驢脚丈珠親見無着好箇玻璃茶盞不要當面譯却人人有箇生  
緣從來罪過彌天不是牽犁拽耙便是鼎鑊油煎張無垢曰我手何似  
驢脚又被耦膠粘着反身直上麥稈天已自連他老鼠糞吐不得人人

有箇生緣，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灾燒到四禪天者漢，猶自在傍邊殺得工夫。  
石菴炤曰：我手何似佛手？堪笑繁湖養狗，撞着焦尾大蟲性命輸他一只。  
我腳何似驢腳？擬議知君大錯，進前欲飲醍醐已，是遭他毒藥。  
人人盡有生緣，且非夷狄中原鎮府出。大蘿蔔趙州親見南泉。  
佛手驢腳生緣，驢腳佛手李公醉倒街頭元。是張公喫酒黃龍山裏老婆禪。  
恰似河陽新婦醜。伊庵權曰：我手何似佛手？二八恰恰十九年尾算到。  
年頭家內一錢無有。我腳何似驢腳？踏着趙州峯，約驚得迦葉皺眉。  
文殊却打無着，人人有箇生緣。叢林盛傳直鏡，一穿穿却來免十萬八千。  
雪菴瑾曰：我手何似佛手？合掌面南看北斗，免推明月上千峯。引得寒山。  
開笑口。我腳何似驢腳？急走歸家日落自古長安如鏡平，無端醉倒黃。  
番綽。人人有箇生緣，且非東土與西天。擊珊瑚樹枝枝好撒水銀珠，顆。  
顆圓。佛手驢腳生緣，南海波斯泛鐵船。精金美玉團堆賣畢竟，何曾直。  
一錢。橫川琪曰：佛手驢腳容易見，最難道處是生緣。黃梅不是周家子。  
七歲傳木便會禪。

### 永明妙旨

頌古聯珠。杭州慧日永明延壽知覺禪師。詞句師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

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直喜沒交涉。僧禮拜。師示偈曰：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  
象潭泳曰：門前湖水鏡容開，對面和盤托出來。可是永明多。

### 頤明厥旨

頌古聯珠。雲居齊和尚法燈。語酒濃初不在多杯。

有人問我西來意。答他曰：不東不西。歲主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燈曰：與麼會又爭得。自道齊只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師頓明厥旨。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生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大洪恩曰：他家自有兒孫在。父祖田園都不愛。平生活計。剝那中東頭買得西頭賣。本覺一曰：人問西來祖師意。燈公對道：不東西。他家自有兒孫在。多是隨言却自迷。

### 上日

頌古聯珠。靈雲因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是忘却。不憶塵世。

投子青曰：家破人亡何所依。無心無緒話求歸。十年忘却來時路。贊憶此時總不知。古尊宿語錄。僧問趙州。如何是歸根得旨。州答你即參。

### 一異齊旨

永嘉集一異齊。五燈會元玄沙備禪師曰：動。

法俱空。故號覺即迷。首。詳本集。

### 頤悟

**法上旨**

心賦頤悟法空  
之旨詳門宇

**漸頤經上旨**

大悲心呪行法寶此之十  
法雖是智者像代宣揚而

並是漸頤諸經之旨以  
離此十更無脩證之法

**審得本上旨**

梁高僧傳支婁迦識所出諸  
經皆審得本旨了不加飾可

謂善宣法要弘道惑  
之士也詳本傳

**飄馳聖旨**

唐頤誠傳飄馳聖旨  
雲降紫衣詳本傳

**悟境**

**觀旨**

佛祖統紀介然法師鄞人受業福泉之延  
壽明智居南湖從其學遂悟境觀之旨

**執駿**

知宗

**上旨**

法苑珠林說聽篇感應緣隋京師延興寺釋彙延於夜夢有人被白  
服乘於白馬驟尾佛地而導授經旨延手執駿與之請論寤後惟

曰此必馬鳴菩薩授我義端  
執駿知其宗旨底事可觀耳

**六微旨大論**

素問篇名黃帝問曰嗚呼遠哉天之道也如迎  
浮雲若視深淵視深淵尚可測迎浮雲莫知其

極王冰註深淵淨灘而澄澈故視之可測其深淺浮雲飄泊而含翳故迎  
之莫詣其邊涯言答天之象如湖可視乎韓介運化之道猶雲莫測其去

**永樂大典卷三萬二十六**

**十三**

留六氣深啟其於運化當如是荀爽林億新校正云詳此文典疏五通  
論重夫子數言謹奉天道余聞而藏之心私異之不知其所謂也願夫子  
溢志盡言其事令終不滅火而不絕天之道可得聞乎運化生成之道也  
岐伯稽首再拜對曰明乎哉問天之道也此因天之序盛衰之時也帝曰  
願聞天道六六之節盛衰何也六六之節經已啓問天師未敷其旨故重  
問之岐伯曰上下有位左右有紀上下謂天地之氣二也餘丘石四氣  
在歲之左右也故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之右厥  
陰治之厥陰之右少陰治之少陰之右太陰治之太陰之右少陽治之此  
所謂氣之標蓋南面而待之也標木也聖人南面而立以屬氣之主也故  
曰因天之序盛衰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此之謂也移光謂日移光  
定位謂西南觀氣正立觀氣數氣之主則表可待之也少陽之上火氣  
治之中見厥陰少陽南方火故上見人氣治之與厥陰合故中見厥陰也  
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陽明西方金故上燥氣治之與太陰合故  
燥氣之下中見太陰也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太陽北方水故上  
寒氣治之與少陰合故寒氣之下中見少陰也新校正云接六元正紀  
大論云太陽所生為寒生中為溫與此義同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

# 永樂大典

## 卷一一六

陽。厥陰東方木。故上風氣治之。與少陽合。故風氣之下中見少陽也。少陰熱氣之下中見太陽也。少陰東南方君火。故上熱氣治之。與太陽合。故少陰之中為寒。與此義同。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太陰西南方君火。故上濕氣治之。與陽明合。故濕氣之下中見陽明也。所謂本也。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考謂元氣也。氣別為王。則文言著矣。新校正云。詳注云。文言注失疑誤。本標不同。氣應異象。本者應之元。標者病之始。病生形。用求之標。方施其用求之本。標本不同求之中。見法萬全。新校正云。接至真要大論云。六氣標本不同。氣有從本者。有從標本者。有不從標本者。少陽大陰從本。少陰大陽從本。從標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故從本者化生於本。從標本者有標本之化。從中者以中氣為化。帝曰。其有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過。何也。皆謂天之六氣也。初之氣起於立春前十五日。餘二三四五終氣次至而分治六十日。餘八十七刻半。歧伯曰。至而至者和。至而不至。來氣不及也。未至而至者。氣有餘也。時至而氣至。和平之應。此為平氣也。假令甲子歲氣有餘於癸亥歲。未當至之期。先期而至也。己丑歲氣不足於甲子歲。當至之期。後時而至也。故曰來氣不及。

###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六

#### 十四

之分不行炎者君之德也。少陽居之為陰運。大熱平行。疫暑過主。陽明居之為溫涼不時。大陽居之為寒雨間絕。厥陰居之為風濕雨生羽蟲。少陰居之為天下疵疫。以其得位君令宣行故也。大陰居之為特雨。大有二位。故以君火為六氣之始也。相火則夏。至日前後各三十日也。少陽之分。火之位矣。天度至此炎熱大行。少陽居之為熱暴。至草萎河乾。炎亢濕化。晚布陽明居之為涼氣開發。大陽居之為寒氣間焉。热爭水竈。厥陰居之為風熱大行。雨生羽蟲。少陰居之為大暑炎亢。大陰居之為雲雨雷電。導謂南面視之在位之右也。一夢凡六十日又八十七刻半。餘氣固法復行一步。土氣治之。雨之分也。即秋分前六十日而有奇。斗建未正至酉之中。四之氣也。天度至此。雲雨大行。溼蒸乃作。少陽居之為炎熱沸騰。雲雨雷電。雨生倮蟲。少陰居之為寒熱氣反用。山澤浮雲。暴雨溼蒸。大陰居之為大雨。雨露霖霪。雲音淫復行一步。金氣治之。燥之分也。即秋分後六十日而有奇。自斗建酉正至亥之中。五之氣也。天度至此。萬物皆燔。少陽居之為溫清更正。萬物乃榮。陽明居之為大涼燥疾。太陽居之為早寒。厥陰居之為涼風大行。雨生介蟲。少陰居之為秋濕熱病。時行。大陰居之為時雨流陰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寒之分也。即冬至日前後各三十日。自斗建寅至丑之中。六之氣也。天度至此。寒氣大行。少陽居之為冬溫。蟄蟲不藏。流水不冰。陽明居之為燥寒勁切。大陽居之為大寒凝冽。厥陰居之為寒風飄揚。雨生鱗蟲。少陰居之為蟄蟲出壳。流水不冰。大陰居之為凝陰寒實。地氣濕也。復行一步。木氣治之。風之分也。即春分前六十日而有奇也。自斗建丑正至卯之中。初之氣也。天度至此。風氣乃行。天地神明疏令之始也。天之使也。少陽居之為溫疫至。陽明居之為清風霧露。勝味。大陽居之為寒風切列。霜雪水冷。厥陰居之為大風發榮。雨生毛蟲。少陰居之為熱風傷人。時氣流行。大陰居之為風雨凝陰。不敢復行一步。君火治之。熱之分也。後春分始也。自斗建卯正至巳之中。二之氣也。凡此六位終統一年。六六三百六十五度也。餘奇細分率之可也。相火之下。水氣承之。然盛水養條蔓大生。終為蒸溼。則水承之義可見。又云。少陽所至為燥風燔燎。審也。下承之水氣也。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寒甚物堅。水水流潤。土象斯是。承下明矣。新校正云。後六元正紀大論云。少陽所至為

承之之義也。土位之下，風氣承之。乘風之後，時雨乃零，是則濕為風化也。而為雨，新校正云：接六元正紀大論云：太陰所至為濕生，終為注雨。則土位之下，風氣承之而為雨也。人焉太陰所至為雷，震，注烈風，則風承之義也。風位之下，金氣承之。風動氣清，萬物皆燥，金承木下，其象昭然。新校正云：接六元正紀大論云：厥陰所至為風生，終為雨，則金承之義可見。人焉厥陰所至為飴，怒大涼亦金承之義。金位之下，火氣承之。厥金土熱，則火流，金乘火之上，理無妄也。新校正云：接六元正紀大論云：陽明所至為散，落溫，則火來之義也。君火之下，陰精承之。君火之位，大熱不行，蓋為陰精制水，莫下也。諸以所勝之氣，乘於下者，皆折其樞，盛此天地造化之大體爾。新校正云：接六元正紀大論云：少陰所至為熱生，中為寒，則陰承之義可却。又云：少陰所至為大積寒，亦其義也。又接六元正紀云：水發而冤，土發而飄，木發而毀折，金發而清明，大發而禮昧，何氣使然？氣有多少，發有微甚，微者當其氣，甚者兼其下，微其下氣而見可知也。所謂微其下者，即此六承氣也。帝曰：何也？岐伯曰：亢則害，承則制，制則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亢過極也，物惡其極。帝曰：盛衰何如？岐伯曰：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邪則變甚，正則微。帝曰：何謂當倍？岐伯曰：天符歲會何如？岐伯曰：太一天符之會也。是謂三合，一者天會。

二者歲會三者運會也。天元紀大論曰：三合為治，此之謂也。  
按大一天符之詳，其天元紀大論注中帝曰：其貴賤何如？岐伯曰：天符為執法，歲位為行令。太一天符為貴令執法猶相輔，行令猶方伯。貴人猶君主。帝曰：邪之中也，柰何？岐伯曰：中執法者，其病速而危；執法官人之境，非自為邪附，故病速而已。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方伯無執法之權，故無速害病。但執持而已。中貴人者，其病暴而死。義無凌犯，故病則暴而死。帝曰：位之易也，何如？岐伯曰：君位臣則順，臣位君則逆。逆則其病速，順則其病遠，其害微。所謂二大也。相大居君，大是臣位，君位故逆也。君大居相，大是君位，居臣位，君臨臣位，故順也。遠謂里遠，近謂里近也。帝曰：善願聞其步何如？岐伯曰：所謂步者，六十度而有奇，謂八十七刻又十分刻之五也。故二十四步，積盈百刻而成日也。此言天度之餘也。夫言周天之度者，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二十四步正四歲也。四分度之一二十五刻也。四歲兼成積已至百刻，故歲成一日，度一日也。帝曰：六氣應五行之變，何如？岐伯曰：位有終始，氣有初中。上下不同，求之亦異也。位地位也，氣天氣也。氣與位互有差移，故氣之初天用事，氣之半地主之，地主則氣流于地。天用則氣騰于天，初與中皆分天步而半刻，初中各三十度。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百十六

十七

除四十三刻四分刻之三也。帝曰：求之柰何？岐伯曰：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謹候其時，氣可與期。子甲相合，命曰歲立，則甲子歲生謹候水刻半，壬，刻六歲，悉可與期。帝曰：願聞其歲六氣始終，早晏何如？岐伯曰：明乎哉！問也。甲子之歲，初之氣，天數始於水下一刻，常起於平明寅初一刻，艮中之南也。新校正云：接戊辰、壬申、丙子、庚辰、甲申、戊子、壬辰、丙申、庚子、甲辰、戊午、壬子、丙辰、庚申，歲同此。所謂辰中子歲，氣會同陰陽法以是為三合，終於八十七刻半。子正之半，艮之半也。外十二刻半入二氣之初，諸餘刻同入也。二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子中之左也。終於七十六刻亥初之一刻，終於六十二刻半。酉五之中也。外三十七刻半，差入後四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百十之半，終於五十刻。未後之日，六分半正之中，盡之半也。外六十二刻半，差入後六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半，外五十刻，差入後五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申初之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差入後四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百十之北，終於五十刻。未後之日，初有天之數也。天地之數二十四氣，乃大會而同。故命此日初六，天數也。己丑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二十六刻巳初之一刻。新校正云：接己巳癸

# 永樂大典

## 卷一一六

丙。丁丑。辛巳。己酉。己丑。癸巳。丁酉。辛丑。己巳。己酉。癸巳。丁巳。辛酉。己酉。歲同。所謂己酉壬歲氣會同也。終於一十二刻半。卯正之中二之氣。始於一刻。又寅初一刻六分。卯中之南。終於水下百刻。丑後之四刻三之氣。始於一刻。又寅初之一刻。終於八十七刻半。子正之中四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子正之中。東終於七十五刻。戌後之四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亥初之一刻。終於六十二刻半。百正之中十六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百中之北。終於五十刻。未後之四刻。所謂六二。天之數也。一六為初六。二六為六二。名次也。丙寅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五十一刻。申初之一刻。新授正言。接庚午。甲戌戊寅。壬午。丙戌。庚寅。甲午。戊戌。壬寅。丙午。壬戌歲同。此所謂寅午戌歲氣會同。終於三十七刻六分。午中之酉。終於二十五刻。辰後之四刻三之氣。始於二十六刻。巳初之一刻。終於十二刻半。卯正之中二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午中之酉。終於二十七刻半。午中之酉。終於三十七刻半。午正之中。南終於水下百刻。丑後之四刻五之氣。始於一刻。寅初之一刻。終於八十七刻六分。子中之酉。終於七十五刻。七刻半。子正之中六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子中之酉。終於七十六刻。亥戌後之四刻。所謂六三。天之數也。丁卯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亥初之一刻。新授正言。接辛未。己亥。己卯。癸未。丁亥。辛卯。己未。己亥。癸卯。癸未。丁亥。辛卯。己未。己亥。癸卯。

天六氣。寒暑燥濕風火也。三陰三陽由是生化。故云。李所謂六元者。皆傳謂金木火土水。君火也。天地之氣上下相交。人之所處也。帝曰。何謂氣交。歧伯曰。上下之位。氣交之中。人之居也。自天之下。地之上。則二氣交合之象也。人居地上。故氣交之中。人之居也。是以化生變易皆在氣交之中。故曰。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氣交之分。人氣從之。萬物由之。此之謂也。天樞當齊之兩傍也。所謂身半矣。伸臂指天則天樞正當身之半也。三分析之上分應天。下分應地。中分應氣交。天地之氣交合之際。所遇寒暑燥濕風火勝復之變之化。故人氣從之。萬物生化悉由而合散也。帝曰。何謂初中。歧伯曰。初凡三十度。而有奇中氣同法。謂三十日余四十二刻。又四十刻之三十也。初中相合。則六十日餘八十七刻半也。以各餘四十分刻之三十。故云中氣何法也。帝曰。初中何也。歧伯曰。所以分天地也。以是知氣高下生人病生之也。帝曰。願卒聞之。歧伯曰。初者。地中氣來主之。地氣主則天氣下降。於有質之中。帝曰。其升降何如。歧伯曰。氣也。中者。天氣也。氣之初天用事。天用事則地氣上騰於大虛之內。氣之中地來主之。地氣主則天氣下降。於有質之中。帝曰。其升降何如。歧伯曰。氣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升謂上升。降謂下降。升極則降。降極則升。升降不已。故彰天地之更用也。帝曰。願聞其用。何如。歧伯曰。升已而降。降者謂

## 永樂大典卷一百十六

十九

天降已而升。升者謂地。氣之初地氣升。氣之中天氣降。升已而降以下彰天氣之下流。降已而升以上承地氣之上應。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交合。奉之象也。易曰。天地交泰。是以天地之氣升降。常以三十日半。下上下上不已。故萬物生化無有休息。而各得其所也。天氣下降。氣流于地。地氣上升。氣騰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變作矣。氣有勝復。故雙生也。新校正云。接六元正紀大論云。天地盈虛何如。曰。天氣不足。地氣隨之。地氣不足。天氣從之。運居其中。而常先也。惡所不勝歸所和。隨運歸從而生其病也。故上升則天氣降而下。下勝則地氣遷而上。多少而差其分微者。小差甚者。大差甚者。則位易。氣易。則大發生而病作矣。帝曰。善。寒濕相遭。燥熱相臨。風火相值。其有間乎。歧伯曰。夫物之生。從於化物之極。由乎變變化之相薄成敗之所由也。夫氣之有生化也。不見其形。不知其情。莫測其所起。莫究其所止。而萬物自生自化。近成無極。是謂天和。見其象彰其動。震烈剛舉

飄泊驟卒拉堅摧殘。謂外故壞。是謂邪氣。設物之生也。靜而化成。其躁也躁而變革。是以生從於化。極由乎變。變化不息。則成敗之由常存。生有溫分者。言有終始尔。新校正云。接天元紀大論云。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故氣有往復。用有遲速。四者之有而化而變。風之來也。天地易晦爽。微善之用。而為化為變。風所由來也。人未不勝。日而感之。故病。土為風。移方。水火易處。當動用時。氣之遲速。往復。故不常存。雖不可究。誠意境然。求勝於人也。帝曰。達遠往復。風所由生。而化而變。故因盛衰之變耳。成敗倚伏遊乎中。何也。夫倚伏者。禍福之萌也。有禍者。福之所倚也。有福者。禍之所伏也。由是故。禍福互為倚伏。物盛則衰。極則反。是福之極。故為禍所倚。否極之泰。未濟之濟。是禍之極。故為福。所然。吉凶成敗。日晝道行。不可以終。自然之理。故無尤也。歧伯曰。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作矣。動靜之理。氣有常運。其微也。為物之化。其甚也。為物之變。化。深於物。故物得之以生。變行於物。故物得之以死。由是成敗倚伏。生於動之微。甚。達遠。未。維氣獨有是哉。人在氣中。養生之道。進退之間。當皆然也。新校正云。接至真要大論云。陰陽之氣。清靜則生。化。運動則消。疾起。此之謂也。帝曰。有期乎。歧伯曰。不生不化。靜之期也。人之斯可見者。二也。天地之期不可見也。夫二可見者。一曰生之終也。其二曰變易與土同。傳。然後捨小生化歸於大化。以死復猶化變而已。故可見者。二也。天地終極。人壽有分。長短不相及。故人見之者鮮矣。帝曰。不生化乎。言亦有不生不化者乎。歧伯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出入謂喘息也。升降謂化氣也。夫毛羽保鱗介及飛走岐行。皆生氣根於身中。以神為動靜之主。故曰神機也。然金玉土石鐘礎草木。皆生氣根於外。假氣以成立。主持。故曰氣立。氣止則化絕。此之謂也。故無是四者。則神機與氣立。生死皆絕。

新校正云。接易云。本乎天者。視乎本乎地者。親下。周禮大宗伯。有天產地產。大司徒云。動物植物。即此神機氣立之謂也。岐者。邦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夫自東自西。自南自北者。假出入息以為化主。因物以全質者。陰陽升降之氣。以作生源。若非此。則無能致。是生者。也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包藏生氣者。皆謂生化之器。觸物。然矣。夫寢橫者。皆有出入。去來之氣。寢堅者。皆有陰陽升降之氣。往復於中。何以明之。則壁聳戶牖兩面側之。皆承朱氣。衝擊於人。是則出入氣也。太陽升則井寒。陰升則水暖。以物投井。及葉墜空也。翩翩不疾。皆

永樂大典卷一百十六

二十

升氣所破也。虛管澆滿德上懸之水固不泄。為無升氣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傾澆不入為氣不出而不能入水。由是觀之。升無所不降。降無所不升。無出則不入。無入則不出。夫羣品之中皆出入升降。不失常度。而云非化者。未之有也。有失無失。有情無情。出入已升降。而云存者。未之有也。故曰。升降出入。無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則分之。生化息矣。器謂天地反。諸身也。寫謂生宇也。以其身形色藏。府藏受納神靈。與天地同。故皆名器也。諸身者。小生化之器。宇大虛者。廣生化之器。宇也。生化之器。自有小大。無不散也。承小大器皆生。有涯分散。有遠近者也。故無不出入。無不升降。真生散。立形器者。無不有此二也。化有小大。期有近遠。近者不見遠。謂遠者無涯。遠者無常。近而嘆有其涯矣。既近遠不同期。合散殊時節。即有無交競。異先常奉。及至分散之時。則近遠同歸於一。聖四者之有。而出。有升無降。有降無升。則非土之氣也。若非胎息道成。居常而生。則木之有。屏出入息。滅升降氣而能存其生化者。故責常守反常則災害至矣。出入升降。生化之元焉。故不可無之。反常之道。則神去其室。生化微絕。非災害而何哉。故曰。無形無害。此之謂也。未喜於遠。悅於近。畏於難。懷於禍。外

卷一百六十六

二十一

惡風寒暑濕。內繁飢飽愛欲。皆以形無所隱。故常嬰患累於人間也。若便想慕滋蔓。嗜欲無厭。外附權門。內豐情偽。則動以牢綱。坐招牆堵。欲思輝縛。其可得乎。是以身為患階尔。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此之謂也。夫身與形與大虛。釋然消散。復未知生化之氣。為有而聚耶。為無而滅乎。帝曰。善。有不生不化乎。言人有迷陰陽。先生化而不生不化。無始無終。同大虛自然者。子岐伯曰。悉乎哉問也。與道合同。惟真人也。真人之身。隱見莫測。出入天地内外。順道至真。以生其為小也。入於無間。其為大也。過虛空界。不與道如。其孰能尔乎。帝曰。善。

微旨

抱朴子余聞歸同契合者。則不言而信著。遂別務者。雖忠告而分於粉墨。而抱惑之士。猶多不辨焉。豈況說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旨。大而笑之。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夫明之所以及。雖玄陰幽夜之地。毫釐芒髮之物。不以為難焉。苟所不逮者。雖日月麗天之昭灼。嵩岱千雲之峻嶠。猶不能察焉。昔老玄聖深識。獨見開秘文於名山。受仙經於神人。瞰嗟塵以遺累。凌大遐以高矯。金石不能與之齊堅。鷗鷺不足與之等壽。念有志於將來。愍信者之無文。密以方法炳然著明。小脩則小得。大為則大驗。

# 永樂大典

## 卷一〇一二六

引可以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藥解可以無窮矣。」學道之不成就乎？偏枯之若此也。淺見之家偶知一事便言已足而不識真者雖得善方猶更求無已以消工棄日而所施用意無一定。此皆兩有所失者也。或本性頗純所知殊尚淺近便強入名山獲有毒蛇蟻屢被中傷壯復求還或為虎狼所食或為魍魎所殺或餓而撫絕粒之方寒而無自溫之法死於崖谷不亦愚哉！夫務學不如擇師。師所聞素狹又情不盡以教之因告云：「為道不在多也。夫為道不在多，自為已有。」有金丹至要可不用餘耳。然此事知之者甚希。寧可虛待不必以之大事而不脩文之小術乎？譬猶作家云：「不事用他物者，蓋謂有金銀珠玉在乎掌握懷抱之中，足以供累世之費者耳。苟其無此，何可不廣播百穀，多儲菜蔬乎？」是以斷殺辟兵狀効鬼魅禁禦百毒治救衆疾入山則使猛獸不犯涉水則令蛟龍不害經蘆疫不畏遇急難則隱形。此皆小事而不可不知。況過此者何可不聞乎？或曰：「敢問欲脩長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曰：「禁忌之至急，在不陽不損而已。」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算減則人貧耗疾病，妄逢憂患；算盡則人死。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又言身中有三尸三戶之為物，雖無形而實魄靈鬼神之

### 永樂大典卷一〇一二六

二三

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常作鬼，自放縱遊行，饗人祭酌。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為過失，又月晦之夜，齕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算，算者三日也。或作一日。吾亦未能審此事之有無也。然天道邈遠，鬼神難明。趙簡子秦穆王皆親受金策於上帝，有土地之明徵。山川草木井竈洿池，皆有精氣，及人身中。况天地萬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精神。有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綱疎，不必機發而響應耳。然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喜，愍人之苦。賄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姦，口不傷穢。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貴，不自舉。不生口，不勤禍。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貴，不自舉。不傷人。」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公為私，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投人之寶，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克賢者，誅戮降伏，謗訕仙聖，傷殘道士，彈射飛鳥，剝胎破卵，春夏嫁猿，罵詈神靈，教人為惡，敵人之善，危人自安，能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選人短陌，決放水火，以術害人，迫脅弱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富，不公不平，淫佚。

然而淺見之徒區區所守。甘於茶麯而不識稻粱。酣於醕酪而不嘗醇醪。不知好生而不知有養生之道。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知飲食過度之所欲也。余雖言神仙之可得安能全其信乎。或人難曰。子體無參半。達理奇毛通骨。年非安期。彭祖多歷之壽。目不接見神仙耳。獨不聞異說何以知長生之可獲。養性之有徵哉。若覽玄妙於心得。運逸鑒於獨見。所未敢許也。夫永無蔽膚之貌。資無謀夕之儲。而高談陶朱之術。自同猗頓之菴。取譏論者其理必也。抱痼疾而言精和鶴之伎。屢奔北而稱完孫吳之算。人不信者以無効也。余答曰。夫寸銷汎迹。溢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芒竭宛轉。菜核之内。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茲也。雖告之以無涯之浩汎。語之以宇宙之恢闊。以為空言。必不肯信也。若令吾眼有方瞳。耳長出頸亦將呼為天神地祇異類之人。豈為我為學之所致哉。姑聊以先覺悅引同志。豈強令吾子之徒皆信之哉。若令家戶有仙人。屬目比肩。吾子雖蘇亦將不疑。但彼人之道成。則蹈青霄而遊紫極。自非通靈莫之見聞。吾子必為無耳。世人信其臆斷。仗其短見。自非所度。事無差錯。智乎。所致怪乎。

永樂大典卷一百十六

三

傾斜凌孤暴寡拾遺取施欺詐奸說人於持人短長韙天援地說詛  
求直假借不還僨貸不償求欲無已憎拒忠信不顧上命不敢所師笑人  
作善敗人苗稼損人器物以窮人用以不清潔飲飼他人輕秤小斗狹幅  
短度以偽雜真採取奸利誘人取物越井跨竈晦軟朝哭凡有一事輒是  
一罪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算紀算盡則死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  
惡事而損於人者若算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子孫也諸橫奪人財物者  
或計其妻子家口以當填之以至死喪但不即至耳其惡行若不足以煞  
其家人者久終遭水火劫盜及行求遺器物若遇解疾病自營醫藥  
烹牲祭祀所用之費要當全足以盡其所取之直也故道家言枉煞人者  
是以兵刃而更相殺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悲恨譬若以漏脯救飢鳩酒解  
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矣其有曾行諸惡事後自改悔者若曾枉煞人  
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之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困以解之  
若以罪加人則當思薦達賢人以解之皆一倍於所為則可便受吉利轉  
禍為福之道也能盡不犯之則必延年益壽學道速成也未天高而德卑  
物無不鑒行善不怠必得吉報羊公積德布施諸乎皓首乃受天墮之金  
幕順至孝感神應之郭巨然子為親而獲鐵券之重賜然善難為惡事易

作而愚人復以項橐伯牛革謂天地之不能辨臧否而不知彼有外名者  
未必有內行有陽譽者不能解陰罪若以齋羞之生死而疑陰陽之大  
氣亦不足以致遠也蓋上士所以審勿而僅免凡庸所以不得其欲矣或  
曰道德未成又未得絕跡名山而世不同古盜賊甚多將何以却朝夕之  
患防無妄之灾乎抱朴子曰常以執日取六癸上土以和柏葉薰草以泥  
門戶方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取市南門土及歲破土月建土命和為合  
以著朱鳥地亦堅遁也有急則入生地而此無患也天下有生地一州有  
生地一郡有生地一縣有生地一鄉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  
房有生地或曰一房有生地不亦逼乎抱朴子曰經云夫急之極隱於車  
軸如此一車之中亦有生地亦有死地況一房乎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  
知二山不審此山為何所在願垂告悟以祛其惑抱朴子曰有之非華靈  
崎嶇和承綱縕神意並遊玉井泓邃灌漑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由難坎  
列位玄芝萬殊絳樹特生其寶皆殊金玉嵯峨醴泉出陽遂年之土抱其  
清流子能脩之松喬可憐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玄氣飄飄玉液  
霏霏金池紫房在乎其隈愚人妄往至皆死歸有道之士登之不來抹服

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古賢之所秘子精思之或曰願聞真人守身鍊形之術抱朴子曰深哉問也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或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追身持城純白之氣至微密昇于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足立也或曰聞房中之事能盡其道者可單行致神仙并可以移灾解罪轉禍為福居官高遷商賈倍利信乎抱朴子曰此皆巫書妖妄過差之言由於好事增加潤色至今失實或亦奸偽造作虛妄以欺誑世人藏隱端緒以求奉事招集弟子以觀世利耳夫陰陽之術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虛耗而已其理自有極安能致神仙及却禍致福乎人不可以陰陽不交坐致疾患若乃縱情恣欲不能節宣則伐年命善其術者則能却走馬以補腦達陰丹以充腸采玉液於金池引三五於華梁令人老有美色終其所樂之千年而俗人聞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使謂黃帝單以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帝於荆山之下鼎湖之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黃帝自可有一二百女耳而非單行之所由也凡服藥千種三牲之養而不知房中之術亦無所益也是以古人恐人輕恣情性故美為之說亦不可盡信也玄素訣亦有數千言耳不知之者雖服百藥猶不能得長生也

水樂大典卷一百十六

二十五